

## 拥抱你,十四冬

□鲁村

天高地阔 大美边疆  
冰封雪飘 北国风光  
和着祖国七十华诞的礼炮和歌声  
我们以近十四亿人的名义向着  
十四冬 昼夜鼓掌

这是整个华夏儿女的空前集会  
满载着共和国的强盛和芸芸百姓  
的幸福安康  
这是寒冰中采撷的一束圣火  
把每位内蒙古人的心都映照得红  
红火火、滚烫滚烫

这是内蒙古前所未有的盛会  
二千五百万人民怎能不激情澎湃、  
喜气洋洋

这是内蒙古冬天里最隆重的节日  
一百一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冻土,  
怎能不涌起阵阵热浪

啊 这是内蒙古的光荣和自豪啊  
普天下的眼球都对准了大中国的  
正北方  
这个冬天肯定是一个里程碑  
美妙的雪花都比往年盛开得更加  
更靛

看,所有的草原和山岭都举起了  
喜庆的金杯  
听,所有的河流都忘却了季节要  
破冰歌唱  
看,北国所有的候鸟都要冒雪归  
来观光助威啊  
听,杜鹃坡正呼唤东风,一定要提  
前绽放

准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钢铁线上的飞龙开足马力天天摩  
拳擦掌  
穿云破雾的银鹰日夜锤炼久经风  
雨的翅膀  
迎宾的马头琴唱醉了手挽手的冰  
城

欢庆的喷呐沸腾了心连心的雪乡  
草原上每一匹骏马都兴高采烈、  
扬蹄翘首  
东道主的盛情洋溢了手舞足蹈的  
大街小巷  
白发苍苍的老人唱起了运动员进  
行曲

刚刚学步的孩子飞向了撒满银子的  
冰场

准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雪场冰场从没像今天这样热情迸  
发、一副盛装  
雪道冰道从没像今天这样热血澎  
湃、激情飞扬  
焕然一新的U型槽,像嫦娥怀中  
一弯美美容静的明月  
静静地,静静地等待那拨动人心  
的击鼓鸣枪

啊!我看见了,已经看见了蓝天  
下健儿如燕子展翅翻动  
我听见了,听见了冰雪上的健儿  
似雄鹰呐喊飞翔  
啊,我看见了,已经看见了一个个  
崭新的记录呱呱落地  
我听见了,兴安岭的千山万水、万  
水千山都滔滔鼓掌

啊,我望见了,远远望见了,今天  
英姿飒爽的健儿  
明天奔向世界,拼搏更大更高的  
五彩梦想  
止不住的泪水里,五星红旗、白雪  
映衬,冉冉升起  
收不住的掌声中,嘹亮国歌、东风  
伴奏,更加雄壮

来吧,健儿,来吧,朋友  
内蒙古欢迎你!  
以近十四亿人的名义  
用十二分的热情,十二分的精心  
还有,百分之百的美酒飘香

来吧,健儿,来吧,朋友  
内蒙古拥抱你!  
以近十四亿人的名义  
用滚烫的双手,滚烫的胸膛  
还有,永不降温的热血衷肠

啊!来吧,我的 十四冬 哟  
点燃冰雪激情,绽放中国梦想  
来吧, 十四冬  
内蒙古相会,你、我、他,今天、  
明天、后天,  
一定会,一定会,永远、永远  
永远难忘

□徐久富

1980年,全国农村土地实行了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年春天,我  
们村分了青苗,生产队解体,农民分  
田单干。

生产队的土地分出三等,牲畜逐  
个做了价,沿袭抓阄儿的老法儿分了  
土地和农具。

我们家分得东南山大弯坳一垧半  
一等地、西山外三节地一垧二等地、  
南沟里短盘子一垧三等地和骡子一  
匹。这匹骡子口轻个大,驾辕、拉  
套样样都行,算得上一匹上等牲口。  
挺好看的青骡子,偏偏在前膀头  
长了两条黑毛,街坊说这是鹰膀  
儿,犯说道儿,迟早会伤人。

农村过日子,听不得犯忌的话。  
有一天,从十家户过来一个蒙古族  
牧民,骑了一匹黑色的蒙古马。这  
马个头不大,是匹骡马,蒙古族牧  
民放马骑的骑。蒙古族牧民相中  
了我家骡子,进院一搭话,直拉(一  
顶一,等量交换)换了。

换回来这匹黑骡马能拉套,不能  
驾辕。

又过了些天,徐马贩子从海拉尔  
草原上倒腾来一群蒙古马,我家又  
花三百块钱买匹黄骡马,三岁,生  
个子。

眼看着送粪种地了,没有辕马车  
拉不出当院,粪送不到地里。

我大姐夫是车老板子,鞭头儿又  
准又狠。

三五个人把黄骡马塞进车轱辘,  
边套套上黑骡马。

大姐夫牵着马刚一出院儿,车铺  
板叮当一响,马毛了,顺大道往屯  
东跑,眨眼工夫出了屯子。

大姐夫一点儿没慌,屁股像粘在  
了车耳板上,任这两匹马跑颠颠  
子,咋折腾也没把他从车上甩下来,  
手里死死地拽着马缰绳。一气儿跑  
出了七八里地,上岗了,马也累了,  
满嘴吐白沫儿,鼻孔喷得老大,呼  
呼地喘粗气,腿打着哆嗦,站住了。

大姐夫跳下车,正正马鞍,紧紧  
肚带,拽缰绳把车磨回来,一骗腿  
儿,又坐到车耳板上,一扬鞭子,咿,  
马一惊,又顺道往回跑。

三番之后,两匹马浑身冒沫儿腿  
筛糠。

大姐夫把车赶进院儿,抬手把鞭  
子扔给二哥,进屋抽烟儿去了。二  
哥把马卸下来,把缰绳交给了我。我  
把

□刘瑞清

我的人生中第一次下饭馆,是同  
我的哥哥 畏力胜,一块享受的。

1965年8月份,我们大杨树小学  
毕业生,考入鄂伦春自治旗民族中  
学的一批学生。由大杨树甘奎努图  
克雇的大杨树生产队的大轱辘车,  
送往旗所在地 阿里河。车到加格  
达奇就返回了,因加格达奇有通往  
阿里河的火,去阿里河可以坐火  
车。

加格达奇是特区,正在兴建,到处  
是帐篷、建房的工地。街上走的大  
多数是军人,汽车大多是翻斗车。这  
些对于我们山里的孩子来说真是大  
开眼界,处处新鲜事儿。

我们这些学生住在加格达奇猎民  
招待所,砖瓦结构的。紧挨着的西  
边是加格达奇电影院。猎民招待所  
的所长是有名的德福子,名字不  
详,老人们都知道他,上世纪80  
年代回到鄂伦春旗退休。

我们小哥俩跑到电影院去,想看  
场电影多享受啊?从来没有在电  
影院里看过电影。到电影院一看,  
大门紧闭,周围都没人,有一张海  
报纸写着通知:房屋维修不营业!  
我俩失望,加失落,无奈,只好沿  
街往东溜达。这也好奇,那也好奇。  
来到这么大的城市,对于我们小  
哥俩来说,简直是太神奇了。

就这样我俩边走边观望,边感叹  
边议论着,忽然一阵特别的香味飘  
进鼻子。我俩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因为这味儿立刻勾起了自己的饥饿  
感,什么味儿这么香呢?从来没有  
闻到过。我俩顺味儿找,来到一个  
比较大的旧帐篷跟前,低矮的木架  
上,挂着一只红色的幌子,我俩刻  
意识到这是一个饭店。

人们三三两两地出入,正在营  
业。再走近一看,门后斜靠着一块  
木板,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 加格  
达奇饮食服务公司红旗饭店。

面对如此香的味道的诱惑,我们  
小哥俩是完全没有自控能力,拔不  
开腿了。我们小哥俩商量起来,最  
最终

## 哦,我的蒙古马

马拴在当院桩子上吊了起来。刚跑  
完的马不能饮,也不能喂,更不能  
拴在房檐底下或是马圈里。我用  
手摩挲着马脖子,拿挠子给马梳  
毛。

第二天套上马上路一走,马又毛  
了。这两匹马落下了后惊的毛病。  
别说驾辕,就是拉边套也不中了。  
大姐夫这回也没辙了。

没法子,母亲又东西头张罗钱从  
后屯老周家买回一匹红骡马,也是  
蒙古马。我叫它老红。老红比黑  
骡马个头大,壮实,十二二岁儿,  
老点儿,可驾辕拉犁稳当有劲。

老红一顿能吃下两簸箕谷草,外  
加拌喂的骡马料,一口气能喝下一  
筒水,单个可拉犁趟地。拉车从  
不打误。春天送粪,东地头儿拔  
陷,轧出一个大泥坑。

车打误把路堵住了,谁家的车也  
走不过去,咋办,拔挂(帮忙拉车)。  
一开始,我心疼老红,不让使。拔  
挂可不是轻巧活,我怕把马累伤。  
大侄子家的青骡马没拔不出,七  
叔家的黑骡马没拔出来,大姐夫  
家的红儿马子也没拔出来,最后  
大伙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手  
里牵的老红。

还说啥,拔。把红骡马套上,扣  
紧肚带,我不用手,用手在马背  
上拍一下,驾。老红头一勾,四蹄  
抓地,晃开膀子,腰一伸,车动了。  
再用力,咋咋几下,连蹬带踹,愣  
把车从稀泥坑里拉了出来。

人们一片喝彩声,夸老红是匹好  
马。每每这时,我会美滋滋地笑  
着把老红牵到高处,让大伙羡慕  
个够。

干完活儿回家,我会给它添草加  
料,奖赏老红。我也会高兴得多  
吃两碗小米子干饭。

小伙伴们在山坡上放马,一小天  
儿都待在山上,饿了烧苞米土豆,  
渴了喝两口从家里带来的凉水。  
时间长了,马吃饱了,渴了,就偷  
偷跑到地边儿,佯装吃草,趁人不  
备把头伸进地里偷啃青苞米。

老红,总是在离地边儿两丈开  
外停住腿儿,从不偷嘴。小伙伴  
们从山岗跑下来,把自家的马打  
出来,偷嘴马还没来得及吃的苞  
米棒子掉在地边儿,喂了偷嘴的  
马吧,怕它下次再偷,扔了可惜,  
正好作为奖赏扔给了老红。

老红大口大口地嚼着青苞米。  
庄稼一上场,全屯子的马散松到  
山上去了。

傍晚,我和邻家的孩子一起上山  
往回找马。有时,马走散了,我  
们分头

找各家的马。我当时十三四,常  
常一个人到西山外去找马。

那些年狼多,日头卡山时,狼在  
前面山坡上跑,吓得我腿发软,头  
发直竖。这时候,老远一看到老  
红,咳嗽一叫,听惯我语声的老  
红,就会跑到我跟前儿,驮上我,  
大摇大摆地回家。

狼在我前面不远处山坡上颠颠  
儿地跑过,老红咳嗽直打响鼻儿,  
鬃尾直竖,蹄子咋咋刨地,像要  
冲上去与狼搏斗似的。

后来,老红病了。吃不进草,喝  
不下水,一走,肚子胀得咣咣响。  
我牵着它,去东屯蔡兽医家。没  
有药钱,蔡兽医不愿给看,勉强  
强和了半盆药给老红灌下去。一  
连几天,都是这样。老红的病越  
看越重,不见好。母亲说,得  
换个兽医,蔡兽医看咱家不给  
现钱,不给咱用好药。我和母亲  
牵着老红,到五家户找侯兽医。  
侯兽医看我们娘俩大老远牵  
匹马不容易,给老红下了猛药。  
老红足足折腾了三天,水草未  
尽。也就一个多月,老红瘦了,  
毛也秃了,走路打晃儿了。

侯兽医也推手了,说老红得了  
截水症,是干重活后喝水急落下  
的根儿,伤水了,治不好。

望着失了风光的老红,我想起了  
拔挂,想起了老红一口气儿喝一  
筒水的情景。我后悔当初不该逞  
强让老红出风头,更不该顺着老  
红喝水一气儿喝个饱儿。

再后来,老红死了。那年冬天  
的一个晚上。前半夜,老红在  
前园子一圈一圈地跑,折腾得  
浑身淌汗,毛尖上结了一层霜。  
我多次推门出来站到当院儿看  
老红。老红见了,跑到园墙跟前  
儿用头拱我的衣服,我拿把草  
给它吃,它只用鼻子闻闻,用嘴  
舔舔,牙帮骨咬得紧紧的,一根  
儿草也吃不下了。我隔墙抱着  
老红脑袋哭。老红把头埋进我的  
胳膊底下,一动不动。我感觉到  
老红也在流泪,湿湿的感觉透  
了我的衣衫。

第二天一清早,我推开房门,看  
到老红直挺挺地躺在园子里,四  
蹄向南,头朝西平躺着。肚子  
胀得比拍鼓还大,两只眼睛瞪  
得大大的,心有不甘地睁着。

好多年以后,我在梦里梦到过  
老红。老红昂着头,扬着鬃,甩  
着尾,一阵风似的向我跑过来

## 马与人类的故事

□王景林

三哥病了,三嫂陪三哥去医院  
检查。不放心,我便跟了过去。

入冬的中蒙医院挤满了人,各  
个窗口都排着队,最需要安静的  
地方,闹闹嚷嚷地如同早市。

好不容易在三楼化验室的一角,  
我找到了三哥,三嫂坐在长排椅  
上,见我进来,三嫂忙站起身来,  
不待我问,便告诉我,刚抽了血,  
化验结果还没出来,大夫说做胃  
镜,必须等到血液的化验结果。  
怎么?还需要做胃镜,不是腰脱  
(可能是腰椎滑脱)么。我不解  
地问。好些天了,恶心,吃饭喝  
水都不舒服,他还喝酒。说这话  
时,三嫂幽幽怨怨的。三哥蜷  
缩在长条椅上,不说话,黑瘦,  
脸色很难看。

跟三哥同住一个小城,不过三  
五里之遥,却三两个月不见一  
次面,为了自己的小家,各忙各  
的事儿。前两天我去看他,他只  
说有腰脱,没说过胃病。那天,  
他坐在沙发上,两眼盯着电视,  
像有心事。三哥待我从来都是  
不多说一句话,表情一向严肃,  
相对无言。我捡起茶几上的糖  
果兀自吃起来,三嫂递过来一  
盘山杏核,我便捡了一个用牙  
磕。杏核很硬,没咬开,我便放  
回了原处。三哥顺手拿过一只  
钳子,夹碎杏核,取出杏仁放我  
面前。他钳一个我吃一个,他  
钳一个我吃一个。一如儿时,  
家里仅有的包米馍馍,我大口  
大口地嚼,他在一旁看着。习  
惯了,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一  
会儿工夫,面前堆了一大捧杏  
核皮。我站起身要走,三嫂送  
我到门口,三哥欠了欠身,又坐  
回原位,腰脱不得劲。送过一  
句话来:家去,把脾气改改。语  
气严肃得不容分辩。一路上我  
在想,保不准又是哪回事,老  
婆告了我黑状。

父母养我们兄弟六个,我上面  
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最小。  
大哥,二哥年幼时便背井离乡  
去了黑龙江绥化县,去那里成  
家立业,繁衍子孙。两个姐姐  
先后出嫁,日子过得灯笼火把。  
我少年外出读书,留三哥三嫂  
在父母身边。

三哥的童年是伴着菜筐长大的。  
七八岁时,父亲下地干活,三  
哥便挎着他一边大的菜筐在  
地里挖野菜,中午收工回家,  
三哥挖满了一筐菜,父亲扛着  
锄

## 内蒙古日报社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长在土地上的念想》  
作者:刘流

二等奖3名

《三缸粮》  
作者:李倩

《一条河流的名字如此清澈》  
作者:刘海豹

《沁园春 茶之路》  
作者:石玉平

三等奖5名

《致敬乡村(组诗)》  
作者:孙永斌

《四十载流水穿尘》  
作者:高子民

《对我乡村的叙述(外一首)》  
作者:姜维彬

《我走来》  
作者:张继炼

《东方风来》  
作者:徐敏

三等奖5名。现将获奖名单公布如下:  
一等奖2名

《古渡口遐思》  
作者:郭启俊

内蒙古日报社  
2019年12月



驯马 赵云东 摄

## 三哥

头,锄头另一端担着菜筐,三哥跟在父亲  
后面。有一次,三哥在地窖沟睡着了,  
中午了菜筐还空着,家里没了菜下  
锅,父亲脾气粗暴,挨打也就成了理  
所当然了。及到中学毕业,三哥考  
取了乡村民办教师,一边上班教书,  
一边种地务农。不分昼夜。一年夏  
天,三哥连续几宿在地里浇地,累  
晕在地头上。

亲戚们陆续地搬进城,我擦擦  
三哥,交点首付也到新惠买楼吧。  
三哥说,大娘妈住不惯,还是别  
去了。若干年后,父母相继去世了,  
烧过母亲的头周年,三哥才拖着家  
带着搬进城。买个大个楼,欠一  
屁股外债。

三哥的女儿考取了研究生,儿  
子大学毕业考取了公务员,优秀  
得很。又处了个很优秀的对象。  
亲戚们羡慕三哥教子有方,好命。  
三哥却高兴不起来。儿女固然优  
秀,为儿子买车买房举债数十万,  
三哥才拖家带着搬进城。其内心  
的压力外人怎么知晓。加上今年  
刚退休在家,心里落寞,又患了  
腰脱,也算得上贫病交加了。心  
有病身便有病。日渐消瘦,整天  
闷闷不乐,像换了个人。我试图  
去安慰他,他却打量着我我说:  
你怎么又瘦了?我说:打乒乓球  
减肥呢。我搪塞着。家家都有一  
本难念的经,说出来徒增亲人的  
烦恼。

三十八号,拿化验单。广播里  
传来护士的催促。我和三嫂赶紧  
拿上化验单领着三哥去胃镜室,  
三嫂早已哆嗦成了一团,三哥回  
头望了一眼:没事!另一半声音  
被 呃的一声关在了胃镜室里。门  
关上了,我不敢去想不吉利的结  
果。双手合十,对着天许了个愿:  
善待每一位家人。

化验结果出来了。没事。护士  
说。我抢前一步抢过报告单,一眼  
瞄去,报告单上没有我脑海中那  
两个不吉利的字。护士果然没有  
糊弄我。只是虚惊了一场。

上班去吧!三哥催促我。三嫂  
搀着三哥穿过马路到对过打出租  
车。望着三哥矮小、瘦弱、蹒跚  
的背影,我的耳际突然飘过一句  
歌词:家儿酷似老父亲

不争气的眼泪又下来了。